

高洪波： 用文学“抱起未来和希望”

尽管被称作“文坛多面手”，但高洪波创作的重心始终在儿童文学上，自1979年创作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小弟要画热带鱼》以来，童诗、童话、散文、低幼故事、评论，他不断开拓新的领域，尝试新的写法，关注新人新作，凝聚儿童文学作家们的力量，尽自己所能为更多更好的作品出现而努力。12月1日，在“高洪波文学创作40周年座谈会”上，高洪波的儿童文学创作自然成为与会者谈论的重点。

——编者

高洪波与儿童文学似乎有着天然的情缘，早在1984年，作为《文艺报》记者的高洪波就写了20万字的探讨新中国儿童文学发展与重要作家作品的论著：《儿童文学作家论稿》。在这部著作中，他对新中国儿童文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进行了系统的评述，对他们的创作理念、创作追求及创作成就做了令人信服的分析，他还对儿童文学各个门类的发展现状、创作特点及前景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总结。

四十年来，在繁忙的工作中，高洪波又出版了除成人作品外的许多儿童文学作品，有诗集、有散文、有小说、有理论著作。比如《大象法官》《喊泉的秘密》《我喜欢你，狐狸》《少女和泡泡糖》《飞龙与神鸽》《波斯猫》《高洪波散文选》《青春在眼中心热》《鹅背驮着的童话——中外儿童文学管窥》《说给缪斯的情话》《鸽子树的传说》《与鸵鸟对视》《动物日记》《唱片年龄》《悄悄话》《也是一段歌》《心帆》《我想》等几十部著作。其中，诗歌《我想》获第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散文集《悄悄话》获第三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诗集《鸽子树的传说》获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奖。

一个心中充满阳光的人

在众多儿童文学作家同行的眼中，高洪波是一个快乐的人，一个心中充满阳光的人。也因此，他的儿童文学作品总是带给小读者最纯粹的快乐和陶冶。

张之路认为，高洪波心中有着对民族未来、祖国命运的长远思考，因而对儿童文学的热爱和关注始终如一。高洪波常说，一个好的儿童文学作家应是一位懂得儿童心理的教育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儿童文学作家承担着比成人作家更重的担子。“我们要学会尊重孩子，不能再是居高临下的、恩赐式的教育方法”。“儿童文学应该用真情打动孩子的心，用美去陶冶孩子的灵魂。”高洪波身体力行，得到了作家们的友情与敬重。每次见到高洪波，总感到他精神抖擞，阳光灿烂。他是一个心中充满阳光的人。

金波的记忆中，有两件与高洪波有关的快乐的事情。一件是在幼儿园听课，老师讲的正是他的一首诗《我喜欢你，狐狸》，老师采用的是辩论法，那节课上得真热闹，正方反方各执一词，互不让步，最后还动用了“肢体语言”，幸亏被老师劝阻了，才有打起来。金波回来和高洪波传达那堂课的情景，他笑了，又很遗憾没去观摩那堂课。还有一件事：金波在一份刊物上开设过一个专栏，点评幼儿的“口头创作”，发表的都是幼儿园孩子随口编的故事，由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或老师记录下来，投到刊物上。有个小朋友口述了一个故事，题目是《樱桃雨》，妈妈给记录下来寄到刊物上发表了。金波知道这是高洪波写的，把这一发现告诉了他，高洪波没生气，却很得意，那么小的孩子，听了《樱桃雨》，居

然记得那么清楚，还把这故事变成他的“口头创作”了，他应当得意。金波说，“从我认识高洪波，他就是快乐的。这是因为他办事认真，每做一件事，必善始善终。虽有困难，也不后退，必有成果。时间长了，我发现快乐是他的性格，工作再累，也是兴致勃勃。后来，我又发现了，他的快乐是天生的。所以，他适宜搞儿童文学创作。这快乐，一方面是受孩子感染，一方面是他把快乐给了孩子，所以他永远快乐，这是儿童文学作家的福分。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是一种快乐的工作，是一种垂之恒久的神圣工作。这份工作可以逐渐把人导入一种高尚的境界。因为你面对的是孩子”。

高洪波属兔，在白冰的印象中，高洪波是一只快乐的兔子。儿童文学创作中，高洪波一直践行“快乐原则”。他的儿童文学作品，充满了人文关怀，充满了童心童趣，充满了幽默、诙谐、幻想、理想和快乐。白冰说，“高洪波不是厄普代克笔下那只不知道为何而跳的兔子，高洪波的跳来跳去，是为了守望理想、守望文学、守望我们民族的未来，因此，我们喜欢他、爱戴他”。

他的作品简单自然而富有趣

高洪波的儿童文学作品，简单自然而富有趣，时常在快乐与纯真中，让孩子们体会到智慧的乐趣。

李敬泽说，仅一天晚上的阅读，他就深刻地理解到，为什么高洪波这样受到小读者的喜爱和儿童文学界的尊重。那个曾经那么威风、被关在笼子里变得很可怜的、被孩子注视着的大灰狼，吃了石头的鳄鱼，在山中种葡萄的狐狸……高洪波的这些诗不仅仅是作为儿童诗写得好，作为诗的品格来讲，也是非常高的。儿童诗，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写的。“怎么在最简单中达到丰富的理趣，是一个非常难的境界。瓦莱丽曾经批评过他那个时代法国的诗人把诗歌变成了只有受过高等训练的耳朵才能倾听的声音，已经达不到那种纯真、自然、简单的境界了。现在的诗也有这样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高洪波的儿童诗确实有一种洗脑洗心洗眼睛的作用，他让我们看到如何才能达到简单自然、富有趣味的写作。这样的写作在这样一个时代是很难的”。

金波说，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是育人的工作，也是育己的工作。高洪波始终和孩子们一起成长。进入花甲之年只是他的生理年龄，儿童文学作家独特的心理年龄才是他的第一年龄，这个年龄真实地体现了他的心灵状态。金波认为，当高洪波走进“男婴”世界，他便回归童年了，他像孩子一样站在丁香树前，去寻找“幸运花瓣儿”。他吹过蒲公英飞上蓝天。他痴迷地玩“植物大战僵尸”游戏，然后给这种游戏注入中国先进的理念，又发展成本土化的图书……这一切都是他进入“知天命”，继而又进入“耳顺”之年后的心理状态和创作状态。“儿童文学家是生就的，不是造就的”，因此，他是自然状态的纯真。当高洪波给孩子写作的时候，那个时刻便是他的节日。他拥有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那一份独特的快乐。这快乐，是一种智慧。这智慧与其说源于一种技巧，不如说是天性的恩赐。金波认为，高洪波是“抱起未来和希望”的人。

作为从同一支部队走出来的战友，范咏戈认为，高洪波的儿童文学作品善于用孩子们的视角发现有趣与有益。他的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至少在三个方面推动着中国的儿童文学创

作。一是启示我们重视中国原创儿童文学本土化的问题。包括追求本土风格，深入开掘和充分利用本土资源，面对儿童文学领域的外来强势文化，提供中国阅读。二是启示我们重视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在其发展中要注意避免成人化思维，注重儿童思维，儿童心理和时代对儿童心理健康成长的新要求，面对儿童文学成人化的现状，提供儿童阅读。三是启示我们重视尽快建立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市场范式，关注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娱乐、游戏、快乐元素，提供市场阅读。

热情的儿童文学事业组织者

高洪波曾经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作为一位儿童文学事业的组织者，他的任务就是把大家带到森林里，让他们去采美味的蘑菇。自己在一旁看着，也是满心高兴的。这种发自内心的高兴，让大家感受到了他的热情 and 魅力。

张之路说，高洪波除了为儿童文学写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之外，他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在指导和组织方面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高洪波为人心胸开阔，与他相处，没有鸡零狗碎的私房话，但是在关键的时候，许多作家都得到他的热情帮助。他为人宽厚处事严谨，因此他有许多的好朋友。他懂得感恩，尊敬长者，提携年轻人，重视传承。言谈话语，一言一行中都会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

白冰认为，高洪波心中充满大爱，充满智慧，待人宽厚，所以，他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快乐，并且用他的智慧把快乐传递给所有的作家、朋友、同事和孩子。他就像一只快乐的兔子，在中国文学事业的组织工作中，在创作界、评论界、儿童文学界、出版界，跳来跳去，让大家和他一起跳跃，让文学事业、儿童文学事业充满了活力。

他命中了语文教学中的“三心”

目前小学生最不喜欢的课程排名中，语文课榜上有名，而语文课中最不喜欢的就是写作文。但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小学生在学完高洪波的儿童诗《我想》之后，纷纷自觉地想当小诗人，他们很乐意仿写高洪波的《我想》，因为这样的创作实在让他们感觉有趣。高洪波的儿童文学作品深受学生和老师的喜欢，甚至可以说是追捧。高洪波的作品深受欢迎的原因是什么呢？

王蕾认为，童心、慧心和诗心是高洪波作品受到学生欢迎的原因。

一是童心对接儿童生活经验，实现文学教育的审美体验。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对语文教育在课程设计、教师培训、课程资源开发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高洪波的多篇儿童文学作品被不同版本的语文教材不约而同地选入，主要集中于儿童诗歌和儿童散文。他的儿童诗《草叶上的歌》被收录进北师大版小学语文教材第6册中，这首诗歌调动了听、视、味、触等多重感官，将一片“绿茸茸”“亮晶晶”“笑盈盈”的草坪展示在小读者面前，是一篇充满着天真、浪漫与快乐的作品。很多小朋友在学习这首作品时课堂往往会充满着欢声笑语，甚至有的学生还会手舞足蹈，因为作品中描绘的景象、表达的意境、传递的情绪唤醒了他们曾有过的生活经验。在儿童的眼中草地就是作者所描绘的“蚱蜢腾空、蟋蟀欢笑、蜻蜓跳舞，充满着奶香味的甜蜜绿地”，学生们在听和读这首诗歌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入境入神了。在这样一种文本对话中，儿童收获了快乐美好的审美



感受，实现了文学教育的审美体验。

二是慧心滋润儿童心田，传递文学教育的多元价值观。高洪波创作了许多以动物为主角的作品，其中有一首诗歌《我喜欢你，狐狸》深受儿童喜爱。儿童喜爱这首诗并非仅仅因为作品的幽默风格，最重要的是这首诗歌解决了很多儿童心中的困惑。许多儿童从成人提供的图书上，从成人拍摄的动画片中，从成人日常的交谈中，觉得“狐狸”是一个坏动物，他聪明但狡猾，从不干好事，可是在高洪波的笔下，狐狸的“狡猾”是机智，狐狸的“欺骗”是才气。这样的全新价值观让很多儿童在初读这首诗时都很兴奋，因为他们发现了一只不一样的狐狸，原来狐狸也是可以喜欢的，狐狸也是可以被崇拜的。这是一种极具包容性的价值观，具有独特的充满个性的美学原则。再比如高洪波的儿歌《懒的辩护》，“懒得挑水的人发明了自来水管”，“懒得上楼梯的人，把电梯装进高楼，懒得扇扇子的人，叫电扇不停地旋转”，这些有趣的诗句孩子们读得津津有味，他们从中读到了异于平常的新鲜想法。

三是诗心荡漾儿童心灵，培养儿童对母语的热爱。《我想》是高洪波的一首极具代表性的儿童诗歌作品，文字简单、干净、纯粹。这首诗歌充满童心，富有想象力的诗化意境与诗性语言是吸引儿童的最大原因。《我想》一开篇就用一系列只属于儿童行为的想象牢牢吸引住了儿童的眼球：想把小手安在桃树枝上举一串花苞；想把脚丫接在柳树根上汲取营养；想把眼睛装在风筝上看白云看太阳；想把自己种在土地上变幻出春天的花草；这样的意境生动形象，顽皮稚趣，贴近儿童的生活。更妙的是诗歌极具特色的诗性语言，尤其是几句原汁原味的孩童诗性语言“悠啊——悠”“长啊——长”“飞呀——飞”的呈现，极富特色的节奏感与韵律感非常贴近儿童的语言特点，儿童开心的时候总是喜欢这样拖着长音或者重复着表达意思。很多儿童喜欢这首诗歌是因为写的就是他们头脑里的想象，说的话也符合他们语言的节奏和韵律。于是，孩子们拿起了笔，也要写出他们心中的美好理想。

大量实证显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是培养儿童语感和语言整体把握能力的绝佳范本，好的作品能通过生动、形象、富有活力的语言激发儿童学习母语的热情和主动性，高洪波作品在学校语文教育的课堂上受欢迎的程度，证明了这一点。

此刻充盈在我脑海的，是“感恩”与“敬畏”，这是两个神圣的词。

众多的师友、同行对我四十年的创作给予我不能承受的鼓励，在汗颜的同时，我想到的也唯有这两个词。

我视为对自己未来创作的一种预支的表扬；感谢中少总社、湖北少儿社和接力出版社的倾心投入，用他们的童心童趣设计了这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上午——从整体效果到一张请柬，都充满了对我浓郁的感情，还有超常规的奖励。更感谢亦师亦友亦兄弟的文轩杰出的主持！

事实上我真愧对这一切！如果不是文学，不是文学的引领，我肯定不是今天的我；如果不是儿童文学与诗歌的营养，我六十年里四十年的时光肯定不会这么色彩斑斓。而欢乐、诗意乃至人生的某种辉煌境界，也肯定弃我而去，四十年前云南大荒田军营里一个胆怯地拿起笔的士兵，仍然附着于我的身体——感谢文学，使我快乐地走到今天，走到这里。

四十年很漫长，京剧《单刀赴会》关云长有一句念白：“这不是滚滚流淌的长江水，是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四十年是二十年的一倍光阴，足以让一个人从青年进入老年，让一个国家从贫弱进入富强，让一个民族从自卑变得自信。我属于“老三届”中最小的一茬儿；“初六八”，自我之后，“老三届”大多数进入退休阶段，可是回首漫漫岁月，发现最难割舍的还是这支笔，最让人眷恋的仍然是文学，这就是命运，是一个人的定数！

此刻，在现代文学馆，在巴金老人手模铸成的门把手的抚摸下，我想起我们老主席的一段话：“一个作家、一支笔可能起不了大的作用，但是一滴水流进海洋就有无比的力量。只要全世界的作家团结起来，亿万支笔集在一起，就能够为后代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更美好的未来。这才是我们作家的责任。这是理想，也是目标。”这段话发人深省，引人敬畏。

更美好的世界与更美好的未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手中，每位作家的笔下，也存在于我们不经意关注的平凡的日子里。

今天本来很平凡，但由于大家的到来，由于文学和童心、诗心的话题，对我而言，从此具有刻骨铭心的价值！我会牢牢记住今天，直到下一个十年、二十年、四十年，直到永远……

（本文系作者在座谈会上的发言）

■评 论

其实无法离开

——评《假装我已离开》 □张锦胎

《假装我已离开》是女作家汪玥含的长篇小说。这个书名有点特别，又很悬疑，似有一种天然的无奈，又夹带着天真的稚气。再仔细想，“假装”离开，其实是没有离开，也无法离开，寄寓着对生活的深深依恋、深深期待。

小说讲述了两个长在不同家庭、有着不同性情的高二女生不同的生存状态、生活状况。她们虽有种种不同，却有共同的、似乎逃不掉不开的失落和忧伤。

应该说，女孩彭漾的故事是整部小说的重中之重，是全书的主干。所有关于彭漾身世的侧写，关于她与石龙的相恋，关于她与佟偕善的相知、与其他师友及亲人的相处，都是在做具体的铺垫、准备和注解，以便将她的卓越与执拗、佟偕善的善良与迷茫，以及石龙的张扬与任性、温如海的温和与困惑的青年人人生推向极致。他们的故事，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补充，相互支撑。将它们合在一起，便是一段单纯而丰富、曲折而动人的青春篇章。

意外的是，最撼人心弦的，恰是这单纯曲折的青春篇章所屏蔽的由家庭、学校、社会所构成的喧嚣喧闹、纷纷扰扰的现实世界对年轻心灵的干预教化和潜移默化。这也正是这部小说的深刻揭示和深层展示。对此，汪玥含更是写得忧伤忧愤忧患。不过，她把忧伤写得意蕴深切，像散文般优美流畅；把忧愤写得意味深长，如寓言般隽永蕴藉；把忧患写得意义深邃，似诗歌般精湛凝练。

作家并没有回避对叛逆、狭隘、冷漠等或暗或淡的内心描写，但作品始终弥漫着亲缘、友善、爱怜等美好情愫。如此，作品中所閃耀的理性之光、诗性之辉，就变成了作品主人公与读者之间的心灵映照、映射。汪玥含的真情与深情，也就有了最真诚、最深挚的回应。

青春，是个博大的主题，有着很深的意蕴和意义。包括着自强、独立、奋发、竞争，也包含了寻找、等待、思念、爱恋，所有这些，在《假装我已离开》中都能读到。这就使这部小说显得更为饱满、厚重，充满各种意味和韵致。

展望未来，我们对《文学少年》的前景充满了信心 and 希望。因为儿童文学工作者永远是“文学少年”，以少年的情怀为文学的繁荣而歌唱，永远和祖国一起快乐而幸福地成长。

■童心·世界

豹子刚想问野鸽子有没有见过其他豹子，野鸽子却先追不及待地问豹子：“你见到过其他野鸽子吗？”

图画书《最后一只豹子》内页
曹文轩/文 赵雷/绘 明天出版社出版

儿童文学评论

·第295期·

冰心图